

企业数据资源会计处理的理论困境与实践路径研究

许欣瑶

河北地质大学管理学院, 河北 石家庄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2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2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5日

摘要

在数字经济持续推进的当下, 数据资源已成为企业核心生产要素与高价值经济资源。本文以财政部2023年发布的《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为制度研究依据, 深入探讨企业数据资源会计处理面临的理论难题与实践挑战。研究发现, 当前数据资源会计处理存在确认标准模糊、计量方法不健全、信息披露欠缺等核心问题, 致使数据资源价值难以在财务报表中充分体现。针对这些问题, 本文提出明确确认标准、构建多维度计量体系、健全信息披露机制等系统性解决方案, 并结合典型案例分析不同行业数据资源入表的实践特点。研究结论丰富数据资源会计理论体系, 为企业实务处理提供实操借鉴。

关键词

数据资源, 会计处理, 资产确认, 价值计量, 信息披露

Research on Theoretical Dilemmas and Practical Paths of Accounting Treatment of Corporate Data Resources

Xinyao Xu

School of Management, Hebei GEO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Received: June 26, 2026; accepted: July 24, 2026; published: August 5, 2026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data resources have evolved into core production factors and high-value economic resources for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Interim Provisions*

on the Accounting Treatment of Enterprise Data Resources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in 2023, this paper profoundly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puzzles and practical challenges confronted by the accounting treatment of enterprise data resources.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current accounting practices for data resources are plagued by ambiguous recognition criteria, imperfect measurement methods and inadequat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which hinder the full reflection of the value of data resources in financial statements. In response to the above problem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ystematic solutions including clarifying recognition standards, establishing a multi-dimensional measurement system and improving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mechanism, and analyzes the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incorporating data resources into financial statements across various industries through typical cases.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enrich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data resource accounting and provide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enterprise practical processing.

Keywords

Data Resources, Accounting Treatment, Asset Recognition, Value Measure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成为继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之后的数字经济核心生产要素，其经济价值获得了全球的广泛认可。据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研究，2024 年，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 40 万家，数据产业规模达 5.86 万亿元[1]。数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著提升，这一背景下数据资源会计处理成为企业财务管理与财务报告体系中的重要议题，关系到企业资产的准确计量，直接影响投资者决策与市场资源配置效率。

2023 年 8 月财政部印发《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标志着我国在数据资产会计处理领域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2]，《暂行规定》明确数据资源满足一定条件时可确认为资产，规定了相应的确认、计量和披露要求，这一政策的出台为数据资源的价值转化提供了制度保障，为企业数据资产管理提供了操作指南，统计显示截至 2025 年 4 月 30 日沪深 A 股已有 100 家上市公司在 2024 年年报中将数据资源入表，入表金额达 21.64 亿元，相较于 2024 年半年报的 41 家和 13.64 亿元实现显著增长[3]。

数据的战略地位和政策推动力度之下数据资源会计处理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仍面临诸多挑战，理论层面数据的非实体性、可复制性、时效性等特征与传统会计要素存在本质区别，导致现有会计准则在数据资源应用上存在诸多不适应性，实践层面企业数据资源会计处理面临确认标准模糊、计量方法不完善、信息披露不足等问题，制约了数据资源价值的充分释放[4]。

本文立足于数字经济背景，以《暂行规定》为指导框架，系统地分析了企业数据资源会计处理的理论基础、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旨在构建一套符合数据特性、适应企业需求的会计处理框架，为推进数据资源价值转化、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提供分析框架与实务参考。

2. 文献综述

国内研究伴随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逐步升温，学界依托数据资产入表政策背景，围绕数据资源会计

处理开展大量针对性研究, 现有成果主要集中在确认、计量、披露与权属四大核心方向。

首先是数据资源资产确认研究。学者围绕《暂行规定》落地实践, 探讨数据资源归入无形资产、存货、开发支出的划分标准, 指出数据业务用途动态变化、多元主体共有数据导致确认边界模糊, 同类企业会计科目选用口径不统一问题突出。张星娟进一步补充, 传统无形资产核算框架难以完全适配数据资源可复制、可复用的特殊属性, 单一核算科目无法精准体现数据资产的多元化形态与价值特征[5]。刘立燕等结合上市公司实操案例, 证实企业在数据资源自研、外购、合作获取等不同场景下, 资产确认口径存在显著差异, 加剧了会计信息不可比问题[6]。

其次是数据资源价值计量研究。现有研究普遍指出, 传统历史成本法难以匹配数据价值波动特征, 公允价值法受交易市场不成熟限制、收益现值法受未来收益预测不确定性约束, 同时存在成本归集分摊、后续减值规则缺失等实务难题[7]。闫华红、刘启超通过 A 股上市公司样本统计发现, 多数企业缺乏精细化的数据成本归集体系, 数据加工、运维、迭代等间接成本核算缺失, 导致数据资产入账价值失真[8]。陈虎等提出数据资源具备时效性、非损耗性并存的特征, 传统摊销与减值模式无法适配其价值变动规律, 亟需构建差异化计量规则[9]。

再者是信息披露与产权界定研究。学界普遍认为当前上市公司数据资源披露存在内容不全、格式不规范、选择性披露等问题; 赵杨专门针对数据资产信息披露开展系统性研究, 指出国内尚未形成统一披露范式, 非财务信息披露缺失、风险披露不足是制约数据资产价值传递的核心痛点[10]。在产权层面, 现有研究探讨数据持有、加工使用、经营收益权利划分机制的落地难点, 指出多主体参与下数据权属边界不清, 直接制约数据资源会计入表进程[7]。

3. 数据资源会计处理的理论基础与原则

数据资源会计处理作为会计理论的新兴领域其理论基础植根于传统会计学且需适应数据的独特属性, 构建科学的数据资源会计处理框架必须首先明确其核心原则以确保数据资源价值得到全面准确的反映。

3.1. 公平性原则

公平性原则要求企业在数据资源确认、计量和报告过程中保持中立客观, 不偏袒任何相关利益方。确认环节, 企业应基于客观标准判断数据资源是否符合资产定义, 避免因利益驱动或主观偏见导致确认偏差; 计量环节, 需采用一致合理的计量方法, 确保结果既不高估也不低估, 维护相关方利益平衡; 报告环节, 应全面披露会计处理过程, 防止信息不对称。公平性原则对数据资源会计处理至关重要, 因数据价值评估主观性较强, 缺乏公平性约束易导致数据资产价值扭曲与操纵。

3.2. 可比性原则

可比性原则要求企业在数据资源会计处理中采用统一的会计政策和程序, 确保不同时期不同企业的数据资源信息可以相互比较, 这一原则的实施有助于提升会计信息的一致性、可预测性为信息使用者提供更加可靠的决策依据, 具体而言企业在数据资源会计政策选择上应保持连续性, 确定需要变更时必须详细披露变更原因、影响及变更后的会计信息, 防止企业随意变更会计政策损害信息可比性[4], 数据资源会计处理初期因缺乏统一标准不同企业对相似数据资源可能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 严格遵循可比性原则对推动数据资源会计标准化具有重要意义。

3.3. 实用性原则

实用性原则要求数据资源会计信息具备实际应用价值, 既能满足企业内部管理需求又适应外部信息使用者的决策需要, 这一原则强调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与可靠性的统一避免陷入过度理论化或过度简化的

极端，实践中企业应在保证信息质量的前提下优化数据资源会计处理流程，去除冗余环节提高处理效率及时生成有价值的信息[4]，数据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实用性原则还要求数据资源会计处理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灵活性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数据环境与业务需求。

3.4. 合规性原则

合规性原则要求数据资源会计处理必须遵循现行会计准则与相关法律法规，特别是在数据隐私保护等方面符合政策要求，数据资源具有不可泄露的特殊属性企业在会计处理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¹《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²《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³等法律法规，规范数据资源的收集使用和存储行为防止数据丢失篡改滥用等违法行为的发生[4]，合规性原则是数据资源会计处理的基础保障，特别是在数据权属界定不清、数据跨境流动等复杂场景下合规性考量更成为数据资源能否确认为资产的关键因素。

3.5. 一致性原则

一致性原则贯穿数据资源会计处理全过程，从会计政策选择、计量方法选用到财务报告列示，均需保持前后一致。政策选择层面，企业应根据自身特点制定数据资源会计政策，并确保其不同会计期间和场景中一致应用；计量方法层面，需通过细致比较选用统一方法，一经选定不得随意变更；报告列示层面，应采用统一格式和分类标准编制报表，便于信息使用者理解与分析。一致性原则的实施可有效防止企业通过会计政策变更操纵数据资产价值，增强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与可信度。

3.6. 实体概念原则

实体概念原则要求将数据资源作为独立经济实体，与企业其他经济活动区分开来，视为特殊企业资产，采用专门的核算和计量方法处理。该原则强调数据资源的经济属性，即其为企业创造经济利益的能力，要求企业在会计处理中重点关注数据资源的来源、使用寿命、获取成本等因素。实体概念原则有助于企业清晰准确地评估数据资源的真实价值与作用，为其确认、计量和报告提供理论基础。

上述六大原则共同构成数据资源会计处理的理论基础为企业规范数据资源管理准确反映数据资产价值提供原则指引，理论原则的实施面临现实诸多挑战需要进一步分析数据资源会计处理中的具体困境从而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路径。

4. 企业数据资源会计处理的现实困境

《暂行规定》为数据资源会计处理提供了政策指引，企业在实际操作中仍面临诸多困境，这些困境既源于数据资源本身的独特属性也来自现有会计准则与数据经济发展的不匹配，深入分析这些困境是构建有效解决方案的前提。

4.1. 确认标准模糊

数据资源确认是会计处理的首要环节，当前数据资源确认标准存在明显模糊性直接影响会计信息的准确性与可靠性，《暂行规定》明确数据资源可根据其特性分别确认为“无形资产”或“存货”，这一分类框架在实务操作中面临诸多实际挑战。

确认为无形资产的数据资源需要满足“可识别性”“控制权”和“未来经济利益”等核心条件这些判断标准在实际应用中具有较强主观性，比如“可识别性”要求数据资源能够与企业其他资源明确区分，

¹https://www.cac.gov.cn/2025-12/29/c_1768735112911946.htm

²https://www.cac.gov.cn/2021-06/11/c_1624994566919140.htm

³https://www.cac.gov.cn/2021-08/20/c_1631050028355286.htm

但对于经过深度加工处理且与业务流程高度融合的数据资源而言其可识别性的边界往往模糊不清难以精准界定，“控制权”的判断则更为复杂尤其是在涉及用户个人数据、第三方合作数据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数据场景中企业是否真正拥有对数据资源的充分控制权往往难以给出明确且一致的结论[3]。

确认为存货的数据资源要求其持有目的是对外出售或投入生产流程参与产品制造，但随着数字技术发展数据应用场景不断拓展走向多元化企业持有数据的目的常常发生动态变化，举例来说企业最初为满足内部经营决策需求而收集积累的数据资源后期可能经过进一步加工整合发展成为对外提供的数据产品或服务，这种持有目的的动态变化使得存货的认定标准难以在实际操作中稳定执行缺乏统一且固定的判断依据[4]。

确认标准的模糊性直接导致企业在数据资源分类核算上存在较大随意性，不同企业面对同类数据资源时可能将其归入不同的会计科目，这种分类上的差异严重影响了会计信息的可比性与准确性不利于信息使用者形成客观判断，相关统计数据显示 2024 年完成数据资源入表的 100 家上市公司中 88 家将数据资源确认为“无形资产”，2 家确认为“存货”，28 家计入“开发支出”，其中 18 家同时使用“无形资产”和“开发支出”两个科目进行核算，这一现象直接反映出企业在数据资源确认环节存在明显的不一致性缺乏统一的执行标准[3]。

4.2. 计量方法不完善

数据资源计量是会计处理的核心环节也是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数据资源具备的非实体性、可复制性、时效性等独特特征使得传统资产的计量方法难以直接应用于数据资源的计量工作。

确认为无形资产的数据资源企业通常可以采用历史成本法、公允价值法或现值法这三种方法进行计量，这些方法在数据资源相关场景中均存在明显局限，历史成本法难以真实反映数据资源的实际价值因为数据的实际价值与其取得时发生的成本往往存在严重偏离，公允价值法的应用依赖活跃的市场环境而当前数据交易市场还处于发展不成熟的阶段可靠的市场价格难以有效获取，现值法的计量基础是对未来经济利益的预测但数据价值本身波动幅度较大导致预测结果的可靠性较低[4]，除此之外数据资源的时效性表现得极强其价值可能会随着技术迭代更新、市场环境变化而迅速衰减传统无形资产摊销方法难以适应这种快速的价值变化情况。

确认为存货的数据资源其计量问题同样具有复杂性，数据存货的成本归集过程中面临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的划分难题尤其是对于智力投入占比高的数据产品而言人工成本如何进行资本化处理缺乏明确的标准依据，另外数据存货的可变现净值难以准确确定因为数据产品的市场价格缺乏透明度且价值会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加呈现非线性变化的特点[2]，以海天瑞声公司为例该公司将标准化数据产品确认为存货，但由于数据具有可多次销售的特性导致收入与成本的匹配精度降低，存货减值测试工作面临诸多实际挑战。

数据资源计量面临的另一个难点在于成本归集与分摊的不合理性，数据资源的完整价值链涵盖数据采集、清洗、标注、整合、分析等多个连续环节各环节产生的支出如何合理划分资本化与费用化缺乏明确统一的标准，实践过程中部分企业将数据清洗、标注等基础处理环节产生的支出全部进行资本化处理，但从数据价值链的整体角度分析这些环节尚未形成明确的开发目标相关支出按照费用化处理可能更为合理[7]。

4.3. 信息披露不足

充分的信息披露是数据资源价值传导的关键，当前企业数据资源信息披露存在严重不足难以满足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

披露内容存在不全面的问题,根据对 2024 年数据资源入表企业的分析结果大多数企业仅披露数据资源的成本金额、减值发生情况和摊销具体方法等基础会计信息而对数据资源对应的业务模式、实际应用场景、核心价值驱动因素等非会计信息的披露存在明显不足[4]。这些非会计信息对于理解数据资源的真实价值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数据资源价值高度依赖具体应用场景的情况下缺乏这类关键信息会导致投资者难以准确评估数据资源的真实价值水平。

披露方式存在不规范的问题,各上市公司关于数据资产相关信息的披露风格呈现多样化特点缺乏统一且规范的披露格式信息的明晰性和可理解性较差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信息对决策的有用性[3]。以拓尔思公司为例该公司在 2025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中“开发支出-数据资源”项目金额较 2024 年年报减少 2978.06 万元但并未披露金额减少的具体原因导致外部投资者难以获取足够相关信息来判断数据资源的真实状况。

部分企业还存在选择性披露的问题只展示对企业自身发展有利的信息刻意回避对企业不利的信息这种行为使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信息披露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缺乏明确的信息披露指引以及足够的信息披露动力,特别是对于仍处于探索发展阶段的数据资源会计处理工作企业往往持有谨慎态度避免因过度披露信息可能带来的各类风险。

4.4. 权属界定不清

数据资源权属界定是会计确认的重要前提,当前数据持有、加工使用、经营收益权利划分机制缺乏细化落地规则,成为数据资源入表的核心障碍[7]。多元主体参与数据生成与流转,电商用户数据涉及个人用户、平台、入驻商家;物联网数据涉及设备厂商、运营平台、数据加工方,多方权益交织下,企业无法精准界定自身权利边界,难以判定是否具备资产确认必备的控制权条件。

实际操作过程中数据来源呈现多元化特点参与数据相关活动的主体也较为多样这些因素共同导致数据权属难以清晰理清,以电商平台的用户数据为例这类数据涉及用户个人、平台运营方、入驻商家等多方主体的合法权益,由物联网设备采集生成的数据则涉及设备制造商、平台运营商、专业数据加工商等多个参与主体,在这种多方交织的复杂权益关系下企业难以准确确定自身对相关数据拥有哪些具体权利也无法明确能否将这些数据资源确认为企业资产[7]。

数据权属不清的问题不仅会直接影响数据资源的会计确认工作还会给企业带来严重的合规风险,尤其是在金融、医疗等对数据安全要求较高的敏感行业中数据大多涉及客户个人隐私信息与企业商业秘密,若在数据权属尚未明确的情况下就将其确认为企业资产可能会违反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而引发法律纠纷给企业造成声誉损失,因此许多企业在数据权属得到明确界定之前宁愿将与数据资源相关的各项支出按照费用化方式进行会计处理以此避免可能面临的潜在合规风险。

5. 数据资源会计处理的路径与对策

针对数据资源会计处理面临的现实难题,需从确认、计量、披露等多个维度构建系统性解决方案,推动数据资源会计处理向规范化、标准化方向发展。

5.1. 明确数据资源确认标准

清晰的数据资源确认标准是规范会计处理的基础,针对当前确认标准模糊的问题,应从定义细化、准则融合与流程优化三个方面采取措施。

细化数据资源的定义和确认条件,企业需在充分理解数据资源特性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其定义与分类,无论是传统的结构化、半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还是衍生的数据服务、数据产品,都应根据形态

特征、业务用途进一步细分。在细化定义的基础上，明确数据资源的确认条件，除考虑获取方式、可用价值、经济利益等基本因素外，还应关注可重复利用性、原创性等数据经济特有属性。由于数据资源具有动态变化特征，企业应建立定期评估机制，基于市场环境、价值变化等因素动态调整确认条件，保证会计处理的规范性与合规性。

推动会计准则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借鉴国内外先进会计理念与方法，引入公允价值计量等现代会计工具，更准确捕捉数据资源的市场价值；同时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构建数据资源价值评估模型，通过动态监测和预测数据资源价值变化，为企业提供更精准的价值评估支持。从长远来看，应推动会计准则修订完善，考虑制定“企业会计准则—数据资产”等规范，在资产负债表“非流动资产”下设“数据资产”一级科目进行统一核算，为数据资源会计处理提供专门准则指引。

加强跨部门协作，完善数据资源确认流程。数据资源确认是系统性工作，涉及信息技术、业务、财务等多个部门，企业应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明确各部门职责权限，形成工作合力。同时构建跨部门沟通机制，定期召开协调会议，实现数据资源相关信息顺畅流通，及时解决确认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此外，企业还可借助数字化手段构建数据资源管理系统，通过集中管理实现数据资源的实时跟踪与价值监控，为会计处理提供精准依据。

5.2. 建立多维度计量体系

针对数据资源计量难题，应构建多元化计量方法体系，完善初始计量与后续计量机制，提高数据价值评估的科学性与准确性。

完善数据资源的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机制，初始计量环节，企业应以成本为基础建立精细化成本核算体系，不仅关注直接成本，还应将技术研发投入、人力资源投入等间接成本合理分摊，全面反映数据资源的取得成本。初始计量需充分考虑数据资源的特殊属性，如易复制性、非排他性等，结合数据潜在价值，采用专家评估、市场评估等方法科学评估初始价值。后续计量环节，企业应根据数据资源特性建立定期评估机制，动态调整账面价值，分析数据质量、市场需求变化、应用场景拓展等因素对数据价值的影响，保证后续计量的时效性和准确性。

建立数据资源计量的多元化方法体系，数据资源计量受多种因素影响，单一计量方法难以全面反映其真实价值。企业应基于数据资源自身特征与实际应用场景，构建包括公允价值法、历史成本法、重置成本法、收益现值法在内的多元化计量体系，在不同应用场景下灵活选择适用方法。具体而言，对交易价格明确的数据资源适用公允价值法；对交易价格模糊的数据资源适用收益现值法，通过评估未来经济效益估算实际价值。随着市场需求与技术环境变化，企业应实时关注数据资源价值变动，及时调整计量方法，确保数据价值得到准确反映。

针对数据资源后续计量中的减值测试难题，企业应设计符合数据特性的减值模型。以海天瑞声公司为例，该公司针对数据存货的时效性特点设计了动态跌价模型，对新闻集等时效性强的数据产品设定“3个月未售出计提50%减值”等具体规则。这种动态减值模型比传统无形资产的年度减值测试更及时、精准，具备较强实践参考价值，值得其他企业借鉴。

5.3. 完善数据资源信息披露要求

充分规范的信息披露是数据资源价值传导的关键，针对当前信息披露不足的问题，应从内容、方式和渠道三个维度采取改进措施。

构建涵盖数据资源全生命周期的信息披露体系，企业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充分披露数据资源相关信息，包括获取成本、价值评估方法、使用效益等关键信息，确保所有重要信息全面展现。同时完善内

部信息披露制度,明确披露标准、执行流程、责任主体及监督机制,确保信息披露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加强内部控制建设,防止信息披露受管理层主观意志过度影响,避免因追求短期利益忽略或歪曲重要信息。

利用技术创新优化信息披露方式和渠道,企业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专门在线平台系统,实现数据资源信息的实时更新与动态呈现。在创新披露方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披露渠道,运用社交媒体平台、投资者关系网络等工具,为外部利益相关者提供便捷沟通平台,及时解答疑问,提高信息披露的透明度与及时性。此外,还可积极探索智能合约等新兴技术在信息披露中的应用,确保披露信息的真实性与不可篡改性,增强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任度。

强化数据资源非财务信息的披露,除传统财务信息外,企业应加强对数据资源相关的业务模式、应用场景、核心价值驱动因素等非财务信息的披露力度。这些非财务信息对投资者评估数据资源发展潜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尤其在数据资源价值高度依赖具体应用场景的情况下。以拓尔思公司为例,该公司在披露数据资源相关信息时,详细说明了数据资源在媒体传播、金融服务、政府政务等多个领域的具体应用场景,为投资者全面评估数据资源价值提供了重要参考。

5.4. 明确数据资源权属

数据资源权属界定是会计确认的前提也是降低合规风险的关键,针对当前数据权属不清的问题应从法律、技术和管理三个层面采取综合措施。

法律层面应细化数据持有、加工使用、经营收益各项权利的具体内涵与明确边界,明确各类权利主体对应的权利义务为企业在复杂业务场景中准确定位自身权益提供坚实法律依据[3]。以某智能物流平台为例,该平台在数据资产入表过程中明确物流轨迹数据的所有权归于托运方平台依法保留,数据加工使用权和经营权这种清晰明确的权属划分为后续数据交易活动和入表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技术层面企业应建立完善的数据追溯系统全面记录数据从产生、收集、加工处理到实际使用的完整全过程为数据权属界定工作提供可靠技术支撑[3]。数据追溯系统不仅可以清晰明确数据的原始来源与实际使用主体还可以为合理划分各方权益份额提供客观依据有效降低权属争议发生的风险。

管理层面企业应建立健全数据产权管理制度,通过系统化的机制规范管理数据资源各项权属确保数据在流转传递、交易合作和实际应用过程中的合规性。特别是在涉及用户个人数据、第三方合作数据等复杂权属场景时企业应开展严格细致的合规审查工作确保数据来源符合法律规定、授权流程清晰明确避免因权属界定不清导致的各类法律风险。

6. 结论与展望

本文系统研究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数据资源会计处理的理论基础、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数据资源会计处理作为会计理论的新兴领域其理论基础植根于传统会计学需适应数据的独特属性,公平性、可比性、实用性、合规性、一致性和实体概念六大原则共同构成数据资源会计处理的理论框架为企业规范数据资源管理提供原则指引。

当前企业数据资源会计处理面临确认标准模糊、计量方法不完善、信息披露不足和权属界定不清四大困境,这些困境既源于数据资源的独特属性也来自现有会计准则与数据经济发展的不匹配,导致数据资源价值无法在财务报表中得到充分体现。

解决数据资源会计处理困境需要系统化的方案,通过细化确认条件、推动准则融合、加强跨部门协作明确数据资源确认标准,通过完善初始与后续计量机制、构建多元化计量体系提升数据价值评估的科

学性,通过构建全生命周期信息披露体系、利用技术创新披露方式提高信息透明度,通过法律界定、技术支撑和管理保障明确数据资源权属降低合规风险。

数字经济深入发展和数据要素市场不断完善的背景下企业数据资源会计处理将呈现以下发展趋势,数据资源会计标准将逐步统一与完善从当前的《暂行规定》向更加成熟、稳定的会计准则演进,数据资源会计处理将与技术创新深度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将在数据价值评估、信息披露等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数据资源会计处理在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企业的应用差异,以及数据资源会计信息对资本市场、企业价值的影响机制为推进数据要素价值转化提供更加丰富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参考文献

- [1] 中国新闻网. 2024 年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 40 万家[EB/OL].
<https://www.chinanews.com.cn/cj/2025/08-14/10464498.shtml>, 2026-06-01.
- [2] 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的通知[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23(28): 20-24.
- [3] 王美英, 盖一帆, 吴利红, 等. 企业数据资源入表研究: 现状、列示特点及政策建议[J]. 商业会计, 2025(18): 4-8.
- [4] 林清霞. 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数据资源会计处理路径探究[J]. 财经论坛, 2025, 38(28): 85-88.
- [5] 张星娟. 数字经济下企业数据资产的会计处理研究[J]. 中国集体经济, 2024(32): 161-164.
- [6] 刘立燕, 刘建文. 企业数据资源入表实践与执行《暂行规定》思考: 以大智慧为例[J]. 财会通讯, 2025(3): 96-100.
- [7] 王皓怡. 数据要素时代数据资产入表面临的挑战及对策[J]. 国际商务财会, 2025(19): 41-44.
- [8] 闫华红, 刘启超. 我国上市公司数据资源入表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 会计之友, 2025(2): 10-17.
- [9] 陈虎, 赵海峰. 企业数据资源入表核算要点、实施难点及建议[J]. 财务与会计, 2024(14): 46-50.
- [10] 赵杨. 企业数据资产信息披露: 理论、困境及出路[J]. 南方金融, 2024(8): 74-86.